

◆ 独行者丛书

天 干 地 支

■ 马步升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*tian
gan
di
zhi*



◆独行者丛书

天 于 地 支

◆马步升



aan
di
rki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干地支 / 马步升著. — 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04. 12

(独行者丛书)

ISBN 7-80587-693-2

I. 天... II. 马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4751 号

书 名 天干地支

作 者 马步升 著
责任编辑 刘兰生
装帧设计 刘惠星
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(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网 址 www.dhwycbs.com E-mail: gy@dhwycbs.com
邮购电话 0931-8773298
印 刷 兰州秀川彩印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14.25 插 页 2
字 数 300 千
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3,200
书 号 ISBN 7-80587-693-2
定 价 23.20 元

(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mulu

目录

- 1/ 婉约情怀
- 8/ 永远的花儿
- 16/ 论凡·高的爱情
- 28/ 旷世大井
- 35/ 是什么照亮了世界
- 44/ 故乡天下灾荒
- 55/ 旱地的节日
- 59/ 河西五人记
- 65/ 最后一个石匠
- 70/ 山城堡不怀古
- 73/ 如意
- 76/ 天马的故乡
- 79/ 西施之死
- 82/ 河边三章
- 87/ 记忆
- 90/ 死法
- 94/ 助你入梦的枕头
- 96/ 手足大师
- 99/ 路远哥



- 生命的灯塔 / 103
- 论苍蝇是小人 / 106
- 诺言的含金量 / 109
- 夜观蚊子与壁虎之斗 / 117
- 晋地叩佛录 / 120
- 河与船 / 129
- 大补与大缺 / 131
- 静心 / 134
- 信念是一种物质 / 136
- 自然契约 / 138
- 月牙泉边观天 / 141
- 长辈的名字 / 143
- 给黄河吹坝 / 146
- 我把我的大眼睛想着 / 149
- 笑脸 / 152
- 故事新解(四篇) / 155
- 山上有太阳 / 161
- 人生的精诚 / 164
- 状告时间 / 168
- 坚韧 / 170
- 蓦然回首 / 172
- 欲望之极限 / 174
- 地坛 / 176
- 若烹小鲜 / 178
- 电话时代 / 181
- 激情燃烧后的碎片 / 183
- 一天与一生的区别 / 192
- 在山畔松软的草地上 / 197



- 207/ 大雪洋洋
217/ 窑洞中的事情
222/ 粉红色的目击
228/ 踩着脚窝走
235/ 把字音读错
239/ 塞乡纪程
249/ 一个朋友在路上
255/ 人模狗样
272/ 少年阿蒙奔跑在山道上
276/ 放飞
279/ 那个冬天：一群鸽子，一只乌鸦
283/ 天下大事
290/ 雪地上的火焰
299/ 听说
309/ 放下的快乐
315/ 踢猫
320/ 两桩纠结在一起的事件
326/ 眼睛
329/ 无名峡谷里的苍蝇
335/ 四次遇狼记
340/ 办公桌上的东条英机
344/ 乡土人物列传(六篇)
358/ 洋人照相
361/ 与傻子谋道
364/ 接打错的电话
366/ 问路与指路
368/ 生活中有这样的人
371/ 路遇

mu

目录



003



曾经的时髦 /374
失手 /377
垂钓实验 /379
野外的春节 /381
人之毒 /383
朋友惜水 /386
我的朋友是声音 /388
烦恼姓名 /390
意外 /393
欲望之旅 /395
茁壮成长的阿晓 /397
和尚铺 /401
阿木去乎 /404
爷爷的辫子 /406
没钱人给有钱人说钱(三篇) /411

附录:

杨光祖:绝地的书写 激情的智性
——试析马步升散文的艺术特质 /417
彭金山:简论马步升的散文创作 /424
刘俐俐:灵动而酣畅的书写
——试论马步升散文的艺术魅力 /437
第环宁:精神游侠马步升 /446

婉约情怀

WANYUEQINGHUI

婉约情



人
一
世
文

001

夜已深了，窗外的雨脚愈加细碎、绵密，好似一张湿淋淋的网盖在心头。踩在水泥地上的雨脚像年轻人的脚步，轻盈又急促，使人怦然心动，极想在雨地里走一走，目睹生命怎样在温柔的呵护下萌芽、成长；落在树梢的雨脚则有饱经风霜后的淡泊、闲散、拖沓，在劫后余生的疏懒中回味成长的驱驰和艰辛。远方的一盏路灯，把一抹唇膏似的殷红渗过雨脚的网，撒在姜黄的窗帘上，房间里虽有惨白的荧光灯的遮挡，终也处在暧昧的光晕中。这样的夜，这样的雨，这样的光，最能触动的是人内心那根柔软的弦，即使曾经或者正在斩头沥血之人，心中涌上的定然是那绵长的、淅淅沥沥的婉约情怀。

确实，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块不可触摸的柔软，它像一棵含羞草，一经碰撞，便嗒然若丧，钩沉而出的是那剪不断、理还乱的不尽柔肠；即便是铁血男儿，全身盔甲遮护、刀枪不入，但有一股清风，或一根羽毛轻轻扫在了内心柔软的部分，引发的反应也不再是漠北雄



风、塞外马鸣，虽还不至于泪眼问花、衣带渐宽，但也是眼中一片似花还是非花，一肚子的长亭更短亭。苏东坡一曲大江东去，豪气干云，让古往今来多少手执铁板铜琶之士也平添了许多的威武雄壮，他凭借血脉中的硬挺踏平了插满前路的铁蒺藜，度过了“俯为人间一切”的人生。可是，一株硬挺的松柏不仅需要大雪拍击，还需要柔雨软风的呵护，谁若是触到他心灵中那根柔软的弦，他也是有一肚子的九曲婉约水要倾泻的。“花褪残红青杏小。燕子飞时，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。墙里秋千墙外道，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。笑渐不闻声渐悄，多情却被无情恼。”这首婉转俏丽的《蝶恋花》词也同样出自东坡之手。这也难怪，当洪水漫溢，狂风扑面，冷雪盖顶之时，抖擞精神，挺直腰杆，横眉冷对，避灾、消灾、征服灾害，需要高扬人生的大旗，竭力前行；而当风和日丽、春草葳蕤的季节，尽管是在遭贬流放前途未卜的景况下，也不妨坐下来歇口气，伸几个懒腰，打几个呵欠，面对桃红柳绿，耳听佳人笑语，飞动一缕绮思。这不是堕落，这是放松，和进击前的静心。王士禛在《花草蒙拾》中说，“枝上柳绵”一句，恐柳永“缘情绮靡，未必能过”，当为的论。对心灵中的柔软触及越尖锐，婉约情怀就越接近悱恻凄厉了。东坡夫人王弗不幸病逝，他的人生天空被风雨击穿，给他心灵上留下了一块最易损伤的薄幕，一场无风自来、无风自去的梦也会让这片薄幕浸湿在伤感的泪水中。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：尘满面，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，小轩窗，正梳妆，相顾无言，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肠断处：明月夜，短松冈。”真情郁勃，句句沉痛，音响凄厉，惨绝痛绝。可

使她在艰难困苦的人生中，风节高蹈，独步词坛，其心力、腕力、才力，千古以来，又有几个须眉能及！

皎皎者易污，峣峣者易折，柔软与硬挺的妙合无垠，才是一颗砸不碎、嚼不烂的铜豌豆。

是啊，只有风雨，没有烈日的世界，阶前亭下，必是铺满了恼人的青苔，时间久了，就会霉变而腐。在秦少游之前，愁肠人是何其多啊，映在白居易眼中的是“吴山点点愁”，注入心田的是“思悠悠，恨悠悠，恨到归时方始休”，南唐中主李璟还在手握主宰家国命运的皇权时，心中已积满了排解不开的愁绪，“青鸟不传云外信，丁香空结雨中愁”。大概眼前可供驱使的人是有，可供挥霍的财物也有，他仍是他们的绝对主人，可面对“青鸟”和“丁香”的抗旨不遵，一代弱主也只有“还与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”的份了；到了后主那里，这愁便剪不断，理还乱，终于汇成一派滔滔东去的大水，淹没了吴宫娇娃、香闺春梦；那位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范仲淹，就连发起愁来也常常让凡俗之人高山仰止，身临一派碧云天，黄叶地，连天的秋波，无情的芳草，他怎能不“黯乡魂，追旅思”，“酒入愁肠，化做相思泪”呢。有意味的是，他发愁的时候，伤感的时候，其哀婉的基调总是他的人生的宏远抱负，有人曾说，他的愁是“去国之情”，信非谬赞。柳永一生潦倒，醉卧歌楼妓馆，挣功名罢，无运气；回家乡罢，少盘费。旷世人才，只有风尘妓人识得，他的愁苦当是多么的深幽无边。可是，他道起愁来，也不过是“自春来，惨绿愁红，芳心是事可可”，意思是说，凡事不在意，一切全可含糊过去。没有这般故作洒脱聊解愁怀的姿态，中华大地上恐怕就不会有人唱“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了。因此说起愁来，谁也愁不过秦少游。官未





做高，而才过大，又是一个情种，心易感而情多发，发为词曲，则如花初胎，如丝荡空，嫩草何堪不绝的风摧雨拍啊，终于给后世留下一个被愁淹死的大才子。李煜的愁尽管浩如大江，但并未全部郁积心中，而是滔滔东流；秦七爷的愁自心底而来，却未能随泪流去，“便做春江都是泪，流不尽，许多愁”，这已是愁之极致了，可这仍是可以把持之愁，当他吟出“春去也，飞红万点愁如海”时，他的心智、志向和躯体都被愁淹没了，漫漫愁苦之旅已到最后一个驿站了。当时的丞相曾布见到这阕《千秋岁》词，即说：“秦七必不久于世，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？”有此预感的还不止一人，少游贬谪滕州，过衡阳做此词，孔毅甫看到“镜里朱颜改”句，遽惊曰：“少游盛年，何为言语悲怆如此！”遂赓其韵以解之，居数日，别去，毅甫送之于郊，复相语终日，归谓所亲曰：“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，殆不久于世矣！”未几，少游果然怀一肚子的愁结驾鹤西去。

在秦少游之后的愁人，李清照虽说有各种各样难以排遣之愁，所幸她有一脉拔尘超俗的孤高做人生的基石，虽极尽婉约，却也如逶迤的流水，衬托于其下的是清俊坚挺的河床；陆游也爱言愁，什么“弹泪花前，愁入春风十四弦”，“忙日苦多闲日少，新愁常续旧愁生”，“怕歌愁舞懒逢迎，妆晚托春醒”，“愁鬓点新霜，曾是朝衣染御香”等等，他的这些愁都是闲愁、淡愁，他的真正所愁不是花开花落、月圆月缺，他的人生聚焦都在“铁马秋风大散关”上；辛弃疾深知“闲愁最苦”，于是则摸索出了遣愁的妙法：“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”，“约清愁，杨柳岸边相候”，“几许风流，几般娇懒，问相见何如不见”。尽是浓愁淡写，重语轻说之法，一副铮铮



铁骨，烈烈刚肠，也因而呼之即出。以此约束散漫无尽的愁绪，亦足显英雄本色。此后的愁人怕是要轮到有清朝李后主之称的纳兰性德了，“唱罢秋坟愁未歇，春丛认取双栖蝶”，愁入膏肓，而无解脱之途，“西风多少恨，吹不散眉弯”，“真无奈，把声声檐雨，谱出回肠”，他又是一个淹没在情天恨海的少年古人。

婉约情怀一定是要存贮于健康的体魄、昂扬的精神和豁达洒脱的胸襟里面的，否则，婉极则哀，约极则殇，纵有一腔旷世的才华，酿造的也是一杯旷世的苦酒。

世上何物最是婉约？杏花春雨，柳溪清流，明月晨雾，春梦秋云；世上何情最是婉约？香闺绮思，生别死离，河汉相望，彩笺遥寄。

窗外的雨仍不停息，点点滴滴，湿风飒飒，掀动帘帘。这雨，这风，最易濡湿人们枯寂的情怀，曾有的柔肠被牵扯出来，现今的肺腑复遭涸濡，恐怕古今一理，婉约的香草都是在晨风夕月、细雨清流呵护下的土地中生长起来的。词家说，“凡有水井处，即能歌柳词”，手执红牙板的十七八女郎秋波荡漾，柳永醉眼迷离，柔肠似水，诞生于水中之词，也适合在有水的方向水婉唱，音随柔水流向听者的肚肠。你听听，绝妙的婉约词，又有哪一句与春雨秋月桃花流水无缘呢？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“车如流水马如龙，花月正春风”，“窗外雨潺潺，春意阑珊”，“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底风”，“醉别西楼醒不记。春梦秋云，聚散真容易”，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，“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，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点点滴滴”，“山一程，水一程，身向榆关那畔行，夜深千帐灯”……第一部词集叫

《花间集》，纳兰性德干脆把他的词集命名为《饮水词》，等等，等等，何时无月，何时无水，何时无花，何时无风啊！月婉约，水婉约，花婉约，风婉约，在婉约的情景中，雕红镂翠、批风抹月的词调，以“芳心是事可可”的态度，在机器文明将世界和人的心灵变得日益单调的环境中，置身于人类曾有过的婉约情景中，去读，去听，去唱，去感受古人那“嫣红姹紫斗芬芳”的情调，抚慰的也正是人人内心皆有的那块柔软啊。

婉
约
情



007

YONGYUANDEHUAER

永远的花儿

DUXINGZHECONGSHI



008

g 古人云：礼失而求诸野，乐失而求诸郊。明代前七子领袖李梦阳说：“真诗在民间。”也许精神的鱼米之乡正栖居于物质的不毛之地。而乡村，尤其是偏僻的乡村，精神向来是生命大厦最持久最坚强的支柱，而这种精神是用在蓝天白云下的纵情歌唱表达和传承的，飘扬在西北大地高亢婉丽的花儿便是见证。当年，王洛宾随西北抗敌服务团来到了六盘山脚下，向来干旱少雨的六盘山在那几天却下起了连绵大雨，王洛宾一行只好住进了一个叫“五朵梅”的妇女开的车马店。有一天夜里，在滂沱的雨声中，他听到了穿云裂石的花儿：“走哩走哩者越远了，眼泪花儿飘满了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”，这是“五朵梅”唱的六盘山花儿。她的歌声将王洛宾的脚步和灵魂永远地留在了西北大地。这是天外之音，不用任何物质器具的伴奏，天生的歌喉，天然的歌唱，一曲情浓意浓的花儿便浑然天成。王洛宾放弃了出国学习音乐的打算，音乐的圣地就在西北的荒野。“花儿”就是一朵朵长在野地里的花



儿，她是活的，伴着日月风雨成长，经过几代花儿歌手的口口传唱，到了“花儿王”朱仲禄那里，“五朵梅”的花儿变成了如今闻名遐迩的《六盘山令》：“走哩走哩者越走越远了，眼泪的花儿也飘远了，眼泪的花儿把心淹过了。走哩走哩者越走越远了，褡裢里的锅盔也轻下了，心上的愁肠就重下了。穷光阴把阿哥害苦了，尕阿哥他走到口外了，丢下呀尕妹受罪了。五朵梅花开呀开败了，我把阿哥想坏了，清眼泪淌成大海了。”你听听，阿哥出门谋生了，阿妹独倚柴门相送，远了，远了，阿妹望不见阿哥了，阿哥身上的干粮没了，阿妹的心让眼泪给淹了。女人用眼泪把自己的心上人送走，用刻骨的思念把男人的心拴住，扯回；相互温存几番，聊解相思之苦后，又送走，又扯回，回环往复，终生终世。

其实，六盘山花儿只是进入西北花儿漫漫航程的码头，河州才是无边无际的花儿的海洋。这里人人都会漫花儿，天上白云飘飘，地上大河滔滔，人们眼望高天，目送流水，看见天上飞过一只鸟，看见地上的一棵草，也能随缘起兴，把它们与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，与心中最美好的向往联系起来，一曲三叠九折撼人心魄的花儿便飘扬在天地间了。朱熹说：“兴者，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。”花儿歌手未必懂得什么比呀兴呀赋呀的，但他们个个都是修辞高手。物质的极端匮乏使他们满目苍凉，感触万端，而生命的愿望又使他们“寂然疑虑，思接千载；悄焉动容，视通万里；吟咏之间，吐纳珠玉之声；眉睫之前，卷舒风云之色”，精神像一只在广阔天地自由飞翔的鸟儿，没有物质的缀附甚至没有对物质的奢望，自由纵飞就是一切，发之为声，则如天河下倾，无阻无碍。花儿本来擅长的就是“兴”式构思，一



曲花儿也多由上下两段组成，上段起兴，下段言情，兴是物质的现实，情是精神的超越。“一溜溜山来两溜溜山三溜溜山，脚户哥下了四川；一日里牵来两日里牵三日里牵，把好人牵成了病汉。”取譬则寻常物理，况义则幽独玄机，一牵两牵三牵，牵动的又何止一山两山三山，从古以来，又有谁人不曾被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牵过，人的心灵也由一片荒地牵成了万木葱茏的森林。你听听，“大燕麦出穗者索罗罗吊，穗穗里钻出个水了；小阿哥说话者水活活笑，心儿里吃上个你了”；“马步芳修下个乐家湾，拔走了心上的少年；哭下的眼泪调成个面，给阿哥烙给个盘缠”；“城头上打锣者城根根响，教场里点兵者哩，十股子眼泪们九股子淌，一股子连心者哩”。真是“美人当前，灿如朝阳，虽抱仙骨，亦由严妆”，天然之情以天然之语道来，以天然之音唱来，无形之情便成了可捉可摸之情，握之于手，怀之于心，冰清玉洁，感动肺腑。而情既出之天然，便如春水不容濯污脚、鲜花不忍见俗人一样，其情便上达天庭，使神龙动容；下彻黄泉，令鬼蛇揪心。李渔在《窥词管见》中说：“词之最忌者有道学气、有书本气、有禅和子气……作词之料，不过情景二字，非对眼前写景，即据心上说情。说得情出，写得景明，即是好词。情景都是现在事，舍现在不求，而求诸千里之外、百世之上，是舍易求难，路头先左，安得复有好词？”花儿足以当此论。

确实，在花儿的故乡，在需要物质和精神联手才能支撑起来的天地里，物质只能给生命提供最低水平的需要，精神便像一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江湖游侠，去如疾风，来如游云，往往在人们无望之时，一声霹雳，一道闪电，在阴霾的天空，擂响意气风发的战鼓。如果单